

第九章

一六四九年六月八日，星期二 福島（台灣）現有官兵九二五名，其中熱蘭遮城四二五人，赤崁九十人，北部的淡水堡、雞籠堡各有八十人，另有三十六人調任教師，協助牧師宣教，剩餘的官兵零星散佈各地，如南部的打狗社僅有七人。福島不適合養馬，但為懾服中國人及福島人，赤崁的馬棚駐有四十名騎兵。將部隊集中在熱蘭遮城及其附近，可以有效對付內外敵人。——《巴達維亞城日記》（作者摹擬）



普羅民遮城稜堡遺跡，KevinAction 攝影，維基百科提供。

聽說丹克爾上尉來訪，大家都感到詫異，郭懷一趕緊出迎，沒想到丹克爾已由他弟弟普仔陪同，來到前進的正廳。郭懷一趨前行禮，丹克爾倨傲的站立原處，普仔代他說：

「大哥，上尉要見萬大明。」

郭懷一暗忖：「他怎會要見萬大明？」一時不知怎麼回答。

「大哥，上尉要見萬大明。」普仔再次發話。

「噢，他中了槍傷。」郭懷一勉強擠出這句話來。

透過普仔翻譯，丹克爾面無表情的說：「他被我的部下誤傷了，我來看看他。」

郭懷一暗罵一聲不要臉，鐵青著臉道一聲「請」，普仔帶領丹克爾往後進行去，郭懷一跟在後頭，千百個念頭在心中縈繞：「他到底來幹什麼？」

普仔已許久沒回家，來到後進，回頭問郭懷一：「他住哪間？」

郭懷一用手一指，三個人來到萬大明住的廂房，丹克爾大刺刺的推門而入，普仔誠惶誠恐地緊跟在後，郭懷一最後一個跨進去，房中只有萬大明，敢情病尉遲早已走避了。

萬大明見丹克爾未帶兵丁，料想不是來抓他的，垂著一條臂膀站立床前。丹

克爾上下打量著他，半晌，示意他坐下。郭懷一請丹克爾落座，丹克爾沒有理他，仍然筆挺的站著，郭懷一和普仔只好侍立一旁。

透過普仔翻譯，丹克爾說明來意：「我的部下誤傷了你，我是來向你道歉的。」

萬大明沒想到丹克爾會來這一招，他平和地說聲「謝謝」，靜待對方下一步出招。

丹克爾緩緩的問道：「聽說你來探望族兄，預備什麼時候回去？」

萬大明聽出他的言外之意，沉吟了片刻，謹慎的說：「我本來是來探望族兄的，沒預備久留，那天酒會上歐沃德長官說歡迎我留下來，就想留在台灣了。」萬大明抬出歐沃德的名號，看對方如何接招。

歐沃德的名號並沒壓住丹克爾的氣燄，他眉頭微皺，陰寒的目光投向普仔，普仔瞪著哥哥郭懷一，眼神充滿疑慮，似乎急於要哥哥給他一個說法。

郭懷一清清嗓子，對普仔說：「你就告訴上尉，歐沃德長官說歡迎大明留下來，我預備聘請萬大明當我們的護院。」

萬大明沒想到郭懷一會這麼說，除了心存感激，實在不知再說什麼。

「大哥——」普仔欲言又止。

「普仔，你就翻譯吧！」

普仔只好據實翻譯。丹克爾點點頭，眨動著灰藍色的眸子，不疾不徐地瞪著郭懷一說：「你不怕他給你惹麻煩嗎？」

郭懷一毫無懼意，針鋒相對地說：「他是護院，只要不出這個院子，大概就不會有麻煩吧。」

「有些人即使不出門也會帶來麻煩。」丹克爾以嚴厲的目光瞪著郭懷一。

郭懷一望望萬大明：「他將成為我們家的護院，他的行為我會負責，上尉放心好了。」

「有些事你恐怕負不起責吧！」丹克爾咄咄逼人。

「哪些事？」郭懷一不為所動。

「不要忘了，他曾被疑為奸細，萬一真是奸細呢？」

「那就找我郭某人吧。」

郭懷一的義薄雲天，讓萬大明感動莫名，卻讓普仔氣憤不已，他並未翻譯，對哥哥吼道：「這個家不是你一個人的！」

「普仔，據實翻譯給上尉聽！」郭懷一不怒而威，普仔和哥哥對望了一會兒，像鬥敗了的公雞似的，只好把哥哥的話翻出來。

丹克爾點點頭，郭懷一已經把話說到底，沒有多說的必要，他轉身望著萬大明，陰沉的說：「我勸你早點回去是好意，要知道，人不能靠運氣活，下次不見得還有那麼好的運氣。」

沒待萬大明回答，丹克爾轉身跨出門檻，普仔憤然撂下一句話：「大哥，我再也不會回家了！」緊跟著丹克爾匆匆離去。

萬大明看得明白，普仔已死心地幫荷蘭人做事，郭懷一仍抱持著孤臣孽子的襟懷。船老大說過，國姓爺的人托他帶過信給郭懷一，船老大交給普仔代轉，

看來普仔是不會交給他哥哥的！另一方面，萬大明覺得自己使他們兄弟反目，爲之愧疚不已。「大哥！」萬大明垂著一條胳膊跪倒在地：「大哥義薄雲天，請受小弟一拜！」

郭懷一趕緊把他扶起來，萬大明掏心掏肺的說：「爲免大哥兄弟不和，等我的傷好點就回去吧，我留下來反而礙事……」

□ □

「誰說你留下來礙事？」病尉遲一閃而入，他撥撥身上的灰塵：「我倒掛在屋簷上，你們的話我都聽到了。」

病尉遲高來高去的功夫驚人，郭懷一和萬大明都不感到意外，但他接下去的幾句話卻讓人難以置信：

「我剛攀上屋頂，看到一道黑影一閃而逝，輕身功夫不在我之下。大明，藏金的事有沒有洩露出去？」

「沒有。」萬大明說得十分肯定。

「我知道你沒洩露出去，我是說——」

「大哥認爲——」

「我是說…我是說…你們萬門。」病尉遲說出他的疑慮。

「不可能！」萬大明沒想到病尉遲會懷疑他們萬門兄弟。

「大哥還沒老眼昏花，自信不會看錯，台灣不可能有輕身功夫這麼好的人。」郭懷一的臉色變得十分凝重，對病尉遲說：「你認爲那人和藏金的事有關？」病尉遲點點頭：「我們這樣想吧，如果有人知道萬大明來台灣的目的是挖金子，他最關心的是什麼？當然是萬大明開始行動了沒有？我猜那人是來打探消息的。」

「會不會是其他目的？」萬大明不認爲和藏金的事有關。

「還能想出其他理由嗎？」病尉遲反問。

「會不會來打探郭大哥的？」萬大明說出他的看法。

「不大可能，」郭懷一說：「要說打探嘛，大概只有紅毛仔會打探我？道存兄說那人輕功了得，顯然不是紅毛仔。要說是江湖人嘛，我雖有些田產，還不致引起內地江湖人的覬覦吧？」

「也不可能是我，」病尉遲說：「我隱姓埋名三年，誰還會打探我？」

萬大明雖不同意病尉遲的推測——萬門弟兄走露的消息，但也不能不承認，病尉遲看到的那道黑影，最可能和自己有關。

郭懷一覺得事態嚴重，他尋思片刻，對病尉遲說：「我先去把打狗山下的那塊地租下來，這樣我們就佔了地利。道存兄要留在這裡保護大明，等大明的傷好些，再帶人去打狗。」

「所以我說大明不能提前回去。」病尉遲分析道：「我看對方恐怕來了一批人，我一個人怎麼對付？」

萬大明覺得拖累了大家，既要病尉遲保護，又不能和病尉遲同赴打狗，萬一

真有一夥人覬覦那批藏金，被他們捷足先登怎麼辦？他個性內斂，一向喜怒不形於色，這時也眉頭不展，焦慮之情溢於言表。郭懷一似乎看出萬大明的的心思，就安慰道：

「我想，那一夥人剛到台灣，一時還不致行動，我去打探一下，看看最近有什麼不尋常的人來到台灣。笨港那邊我也託人問問，偷渡到的大多從笨港上岸。一旦打聽出來，就和道存兄去會會他們，大哥我功夫可沒擱下，就讓他們見識一下老爺四大護院、八大護衛的身手吧。」

□ □

俗語說：傷筋動骨一百天，意思是傷了筋骨，總要三個來月才能痊癒。萬大明的傷一天比一天好，但距離騰挪跳躍、掄槍舞劍還需一段時間。

郭懷一已提出申請承租打狗山下那片土地，但手續相當繁瑣，一時還拿不到承租文書。

病尉遲周道存已住進郭宅，易名陳添丁，除了郭懷一和萬大明，沒人知道他的真實身份，他白天睡覺，夜間登上屋脊，背插吳鉤劍，腰懸百寶囊，守護著郭宅，以防有人加害受傷的萬大明。郭懷一也把那口封存已久的雁翎刀找出來，磨得澄亮，架在床頭的刀架上。郭懷一雖沒說明原因，郭家上下也看出事情極不尋常。

安娜沒有再來郭宅。萬大明知道，一定是被她父親看住了。她不顧一切地隨著何斌到郭宅為萬大明開刀，想來韓布魯克牧師一定十分生氣，八成看她看得更緊了吧？

郭玉鳳常來看萬大明，她遺傳了父親的俠氣，對前些日子萬大明給她的傷害，已不放在心上。這天（五月七日，陽曆六月十六日）下午，玉鳳端著一碗燉鱸鰻來到萬大明的房間，這時天已轉熱，她紮著兩條辮子，上身穿夏布短褂，下身穿習武的燈籠褲，看起來格外娉婷婀娜。

萬大明正倚窗看書，還是那本隨身攜帶的《太白詩鈔》。玉鳳一聲「萬大哥！」，他的注意力從書本上移開，趕緊起身，接過那碗燉鰻魚。對玉鳳，他有種說不出的愧疚，言詞顯得木訥，玉鳳倒是落落大方，她睨了萬大明一眼，笑著說：

「趁熱吃吧！這是墾戶捕到的大鱸鰻¹，有二十多斤，這種鰻魚是台灣的特產，聽說特別補，吃了傷口癒合得快。」

「謝謝姑娘。」萬大明捧起那碗濃腴肥嫩的燉鰻魚，為了表示不辜負玉鳳的好意，低著頭大口大口的吃起來。玉鳳看出他的心思，臉上綻放出會心的微笑，叫聲萬大哥：「慢點吃嘛，幹嘛那麼快，又沒人催你。」

萬大明靦腆的抬頭對玉鳳笑笑，又低下頭來吃，不過慢條斯理多了。玉鳳又

¹ 鱸鰻，又稱花鰻，呈灰綠色，有暗斑。體長可達二米以上，體重可達二十公斤以上。二〇〇六年初，南投國姓鄉曾捕獲一尾四十五斤（二十七公斤）的鱸鰻，這麼大的現已罕見。因體型巨大，台灣民間有很多關於鱸鰻的傳說。目前已列為珍稀保育動物。

笑了，說道：「瞧你，像個大姑娘，幹嘛老低著頭？」

萬大明被小姐說得很尷尬，他抬起頭來，發現玉鳳正瞪著他，一時不知怎麼辦才好。玉鳳噗哧笑出聲來，繼續瞪著他說：「你這人啊！老實的時候比誰都老實，可惡的時候比誰都可惡……」

萬大明知道玉鳳意有所指，不敢抬頭看對方，玉鳳跨前一步，用食指戳著他的額頭，使他的頭低不下去。

「喂！」兩人近得萬大明已感受到玉鳳口裡吐出來的少女氣息，他正不知所措的時候，玉鳳把手收回來，俏皮的說：「萬大哥，我問你，你想不想安娜姑娘？」

萬大明想不到玉鳳會有此一問，他不願傷她，又不忍心騙她，尋思一下，還是誠實的點點頭。他以為她會不高興，沒想到她格格地笑出聲來。

「喂！」玉鳳又伸手點著萬大明的前額，放低了聲音說：「你有什麼話要告訴安娜姑娘嗎？她每個禮拜天都會在赤崁的教堂講道，我可以借著聽道理的名義接近她。」

萬大明想不到玉鳳要幫她傳話，感動得不敢和對方的眼神接觸，他不願再為郭家添麻煩，毫不考慮地搖頭說不。

「我是真心誠意的啊！」玉鳳又說話了：「至少應該讓安娜知道，你的傷越來越好了吧？」

「不用了。」萬大明說得很堅決：「丹克爾正盯著我，我不能給你們添麻煩。」

「我爸爸能為朋友兩肋插刀，我是他女兒，也不能表現得太差！」玉鳳說得十分認真。

萬大明陡然覺得郭玉鳳的形象，和高大魁偉的郭懷一合而為一。初相識時，玉鳳讓他覺得驕縱、任性，及至中了黑槍，才發現她的真性情。這時玉鳳又主動要為他傳話，更讓他感動不已。他個性沉穩內斂，倒吸一口氣把情緒穩住，半晌才說：「不用，真的不用。」

郭玉鳳俏皮地望著他，似乎在說：「想要就說吧，不要不好意思啊！」他見玉鳳望著他，不由得低下頭來，心想：自己走南蕩北，識人不可謂不多，怎麼來到台灣竟然一連遇到兩位奇女子！要不是結識安娜在先，玉鳳的任俠性格足以讓他心動。他不敢再想下去，端起那碗燉鰻魚，又開始吃了起來。

「喂，萬大哥！」耳際又響起玉鳳清脆的叫喚聲，萬大明抬起頭來，這回玉鳳以質問的口吻說：「丹克爾來過後，爹把他的雁翎刀找出來，陳叔叔白天睡覺，晚上守夜。問爹和陳叔叔，都不肯說。要說是怕紅毛仔來抓你嘛，紅毛仔抓人哪用晚上抓？萬大哥，你一定知道，我要你告訴我。」說到後來語氣已跡近撒嬌。

萬大明當然不說，但又不願騙她，就端出大哥的架子：「妳爹和陳叔叔都不肯說，就表示現在不能說，這事不要再問了。」

玉鳳啾啾嘴：「哼！你們都把我當成小孩子，真有了事，我郭玉鳳也不怕！」說著像想起什麼似的：「萬大哥，你說我的太祖拳太硬了，我仔細揣摩，已進步很多。你快吃吧，吃完了我打一趟拳給你看。」



郭玉鳳的太祖拳果然柔軟了些，但離剛柔並濟還有段距離。爲了報答玉鳳的恩情義氣，萬大明不避嫌疑地指點她，又教她每一招式的實戰用法，一直教到太陽下山，才各自回房。

教了一個多時辰的拳，萬大明發現，右肩的傷雖然沒好，但揮動左臂已不致牽動右肩疼痛。他單手舞了一會兒劍，還算順手，心想：「除非碰到高手，自保應沒問題，病尉遲每晚都爲自己守夜，實在過意不去！」他並未還劍入鞘，把三尺青鋒放在左手隨時可觸及的地方。

一陣輕巧的腳步聲由遠而近，門吱呀地開了，病尉遲周道存身穿黑衣黑褲，背插吳鉤劍，腰懸百寶囊，出現在門口。每天天黑前，他都會過來聊聊，然後飛身上屋，開始爲郭宅守夜。

「兄弟，你能使劍了？」看著出鞘的寶劍，病尉遲隨口問。

「勉強可以吧。」

「兄弟，有事我和郭懷一頂著，晚上把門門住，不論發生什麼事，千萬不要開門。」病尉遲愷切地囑咐著。

「大哥辛苦了。」語氣充滿感激。

「今天天陰，連星光都沒有，我得提前上去。兄弟，記住我的話，有事不要開門。」病尉遲再囑咐一遍，剛要抓著屋簷躍上屋頂，聽到樹梢上風聲響起，又回頭對萬大明說：「夜黑風高，正是夜行人活動的時候，兄弟，你找人通知郭懷一，叫他今晚小心。」說著縱身躍起，手抓屋簷，一個鷓子翻身，無聲無息的躍上屋頂。

當年鄭芝龍富可敵國，南安安海大宅佔地數十畝，海舶經安海河直通宅院，能在安海大宅擔任護院，武功自非等閒。鄭芝龍的八大護衛身長力大、儀表堂堂，但論起武藝——特別是高來高去的輕身功夫，就要比四大護衛遜色得多了。

萬大明通知過郭懷一，回房和衣臥下，思潮起伏，哪睡得著？來到台灣不過一個月，竟然遇到那麼多事故，還中了黑槍，如今只能窩在郭家，依賴郭懷一和病尉遲保護。一想到病尉遲趴在屋脊上忍受風吹雨打和蚊蟲叮咬，心裡就感到不安。郭懷一爲他不顧身家性命，使他急於離開台灣。他本想將挖掘藏金的事委託給病尉遲，沒想到病尉遲又看到夜行人在郭家出沒，事情似乎更複雜了。

窗外響起一片蛙鼓蟲鳴，夾雜風聲和枝葉的搖曳聲，爲這寂靜的夜晚添上幾分神秘的動感，也使得萬大明的思緒格外難以平靜。要是真有歹人入侵，難道只能躲在屋裡讓郭懷一和病尉遲保護嗎？不能！他告訴自己——不能，「起碼還有一隻手、兩條腿可供使喚呀！」想到這裡，他悄悄地起來，坐在床沿上打坐，決定和病尉遲共同度過今夜。

禾寮港是個小漁村，自從荷蘭人用沉船封住鹿耳門，景況已大不如前，但繁盛時期雇用的更夫，仍照舊執行任務。「梆梆梆梆—梆梆梆梆—」，四更天了，夜已深沉，今夜不該有事了吧？就在萬大明這麼想的時候，屋頂上忽然出現奔跑聲，接著傳來幾聲喝斥，敢情病尉遲已發現敵蹤。

「來了！」萬大明左手抄起寶劍，毫不考慮地拉開門門，只見郭懷一高大的身影站在天井正中，擺手示意他不要出來，就在這時，兩道黑影如鶴鷹般飛躍而下。